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八十一 經部

毛詩集解卷二十一　宋　李樗黄櫄　撰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敘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音悌)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直弓反)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

李曰澤及四海言其恩澤及於四海之諸侯也鄭氏泥於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四海遂以此詩為四夷之長蓋此詩統言及天下之諸侯不必分別也蓼毛氏曰長大貌如所謂蓼蓼者莪是也蕭爾雅云似白蒿莖麤科生有香氣漘毛氏曰蕭上露貌說文亦以為露貌鄭氏曰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

為遠國則不及也蓋鄭氏既以四海為四夷故其說
以蕭喻諸侯之賤者然詩人之意蓋言露之被蓼蕭
猶澤之及四海若以蕭為諸侯之賤者而湛露之詩
又以豐草比同姓之諸侯則其取譬為不倫矣王氏
以蕭香能上達譬諸侯以德善自通於天子此皆强
求其義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言諸侯既見君子則輸
其情意也蘇氏曰其既見君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
所有以告之亦不必如此說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兮言諸侯既見天子天子則與之燕而笑語則是以有譽而無間言有處而無失位以譽處為諸侯之事非也據此詩章末句皆是稱賛天子之辭如言壽考不忘是天子之壽考也令德壽豈是天子之壽豈也萬福攸同是天子之萬福也不必作諸侯之事也瀼瀼毛氏曰露蕃貌説文曰露濃貌龍寵也左氏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懐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

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之不懐則指第一章寵光之不宣則指第二章令德之不知則指第三章同福之不受則指第四章惟以寵光之不宣指二章則以龍為寵是也如長發之詩曰受天之龍亦是以龍為寵也為龍為光言天子宣寵光被及於己也其德不爽言天子所以待之者其德無有差忒也宜其享壽考之報而斯民常不忘之也泥泥露之沾濡貌孔燕豈弟言恩意之厚故諸侯甚安之而又且樂易也

兄弟同姓之諸侯也天子既以恩意接之則可以宜其同姓之諸侯亦如所謂宜其家人也王氏言諸侯得以外交兄弟之國無所不宜非也毛氏言為兄亦宜為弟亦宜亦非也令德壽豈言天子既已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而壽又且豈樂也濃毛氏曰厚貌説文曰露多也鞗轡也革轡首也爾雅曰轡首謂之革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之者謂之鞗皮為之沖沖垂飾貌和鸞毛氏曰在軾曰和在鑣

曰鸞鄭氏注禮記曰在式曰和在衡曰鸞雍雍鳴之和也此有二說鄭氏則曰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王氏則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此二說皆通萬福攸同言天子能如是宜其萬福聚而至也

黃曰成王即位之初諸侯四朝成王以禮享之故曰澤及四海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澤及四海言成王之恩及四海之長伯也諸侯之朝於天子未得

見也於此則有願見之心其既見也則有自慰之心此人之情也故曰我心寫兮李适仲以為此詩末一句皆為諸侯稱賛天子之辭此大不然夫是以有譽處兮蓋以諸侯之朝而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此諸侯之榮而終身有美譽以處其身也是亦為龍為光之意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言人君所以待我諸侯者其德之不差爽如此則我諸侯雖終身不敢忘其德也令德壽豈則非惟不敢忘其德而亦當終身

佩服其德也君待我以樂易之德我諸侯其敢不以樂易相與予萬福攸同言諸侯均受天子之福也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則知此詩皆諸侯被天子之澤而歡悅之辭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

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李曰湛湛露茂盛貌晞乾也露之沾濡萬物非見日則不乾譬如天子之燕飲諸侯厭厭而至於夜非醉則不歸也厭厭安也夜飲而至於厭厭然而安則其威儀可知也豐草喻諸侯也在宗載考考成也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則成之他人則不敢也杞棘亦是喻

諸侯但變其文耳鄭氏以爲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
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儀有似醉之貌歐陽已
闢之矣而鄭氏於豐草則又以喻於同姓之諸侯
於杞棘則喻庶姓之諸侯於卒章則以桐椅喻二王
之後詩本不如此皆是臆説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
明允之君子皆有令善之德以見其醉而未嘗過差
也其桐其椅言桐椅之爲木其實離離然以垂以譬
君子之有威儀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皆是飲酒無

失不為酒困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卒乎亂
夫飲酒而至乎亂非飲酒以禮矣觀湛露之詩正所
謂以禮飲酒矣天子燕同姓諸侯不可以不厚既待
之厚則易至於失節令也夜飲醉歸而不至於亂可
謂有節者矣左傳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夜飲則恐
至於無節令也威儀如此非有節而何書曰越庶國
飲惟祀又曰德將無醉醉者必至於亂令也威儀如
此非有節而何蓋非夜飲醉歸則無以見其待之之厚

非有令德令儀則無以見其飲之有節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飲慢傲過度石崇欲表免之裴楷謂崇曰足下飲人以狂藥而責人以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夫飲酒而不責人以禮是晉人放曠之俗然也若先王盛時豈有飲酒而不能由禮者哉今誦湛露之詩遥想當時諸侯威儀之肅無有喧譁失禮者雖不假劉章之軍令自然無失禮者矣嗚呼休哉

黄曰湛露之詩必是成王燕諸侯之樂章也武王之

興諸侯之會者千八百國其同力王室功不細矣成王即位之初因諸侯之朝而享之厭厭夜飲以盡其情不醉無歸以極其歡然酒所以成禮而醉則易至於廢禮令曰在宗載考成也言其既醉而終以禮成之也其與所謂載號載呶亂我籩豆者異矣德將無醉則易至於無德令曰莫不令德言其既醉以酒而飽以德也其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者異矣未醉則威儀抑抑醉則威儀怭怭令曰莫不令儀言其雖醉

而威儀益善也其與威儀皤皤屢舞僊僊者異矣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此所以為成王之盛時也鄭氏分為同姓異姓與二王之後先儒已辨之矣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賔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

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李曰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享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以覺報宴見文四年杜元凱曰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惟彤弓以覺報宴則知彤弓之賜葢所以報諸侯之功也如周平東遷晉文侯有夾輔之勲故文侯之命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至其後襄王之世晉文公獻

楚俘于王王享晉文公命之宥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玈弓矢千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其弓矢之賜
惟及此二人則可謂不妄賜矣以周之衰猶如此則
先王盛時可知矣彤弓朱弓也弨說文曰弓反末也
謂弛之而體反也受言藏之此有兩說鄭氏曰王賜
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王氏曰
功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此兩說一則以
為諸侯藏之一則以為王藏之然此詩乃是天子賜

有功諸侯則當以為諸侯藏之也然鄭氏曰受出藏之乃反入也詩中只言受言藏之不必以出入為言也又有一說藏之家以示子孫亦不必如此詩言以此弓賜諸侯諸侯則受而藏之也言者毛氏以為我鄭氏以為策命以為我則下文言我有嘉賔蓋指王者也王者既稱我諸侯又稱我則其文無别以為策命其言雖有所據則又穿鑿矣要之言者語辭也如左氏傳言歸于好正此類也天子之賜諸侯必有享禮

出於至誠既設鐘鼓之樂於是早朝而享之也大飲賓曰享謂早朝之時而設此禮也載者載以歸也右毛氏以為勸鄭氏以為主人獻之賓賓受爵奠於薦右經言一朝右之鄭氏以為奠於薦右非經之旨王氏曰其享也尊而右之也當從王氏之說蓋其享之也所以尊之故也櫜韜也醻毛氏以為報也鄭氏以為醻酢也當從毛氏之說蓋錫之弓矢又享之所以報其功也左氏曰以覺報宴是也

黄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者況盛時乎成王之諸侯直曰燕之而已至於錫諸侯則必曰錫有功諸侯吾見成王之錫命固不輕而作序者之一言一字亦不輕也然此詩固錫諸侯之詩無疑矣而必曰天子云者古之盛時諸侯無私會燕諸侯必天子也諸侯無專命

錫諸侯必天子也序詩者謹而書之為萬世法焉

菁菁子丁反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李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人君非徒有以

養之抑亦有以教之使為人君者苟能盡君師之道以長育人材則天下之人知夫人君所以養育人材如此其至安有不滿其意而喜樂哉使人君不能養育人材則天下皆有弃材雖欲天下喜樂不可得也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觀此則知天下喜樂在於養育人材可知矣文王之時詩人稱其於樂辟雍是天下之人以辟雍為可樂也僖公之時思樂泮水是天下之人以泮水為可樂也然則人君能養育人材天下其有

不喜樂乎莪草名也生於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其莖可食菁菁盛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韓文公曰天下美之之辭也言既見君子則其人樂易而有威儀也歐陽公乃曰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為人法王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也有道其可以接耳目者禮樂而已禮履此者也履此故動容周旋中禮樂樂此者也樂此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舞之蹈之所謂樂也動容周旋中禮所謂有儀也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葢曲説不足取也中沚沚之中也中陵陵之中也中沚中陵亦如中阿也錫我百朋古者以貝為貨五貝為朋言受禄之多也韓文公曰百朋多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錫之厚禄以寵貴之云爾王氏則以此章為材之成就其説曰材成然後官其材禄其功乃所以長育之也此説固無害而繼之阿大陵也始曰中阿矣今曰中陵者長育人

材之道以樂且有儀為大錫我百朋為小以樂且有儀為先以錫我百朋為後則鑿矣黄魯直大雅記云竊以為不特讀子美之詩如此王氏之於詩以為陵有小大前後之序則古人之詩無乃委地乎此不可不戒也汎汎楊舟載沈載浮韓文公曰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葢君子之於人材其材不可以不取小材則小用之大材則大用之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或優於彼而劣於此君

子莫不因其材而用之既言君子如此則我心休而美之也賈山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地之美者雖有惡種不能生也地之惡者雖有美種亦不能生也至於江皐河瀆之地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君子有長育人材之道則貪者可使變而為廉詐者可使變而為直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則天下無有不中不材者矣周之世雖曰得人之盛原其效皆由長養之所致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不待於教育而亦能成也以此觀之周之時所以藹藹王多吉士藹藹王多吉人要其成莫不皆豪傑之士原其本也必有所自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夫天之生才豈為周而增之豈為秦而損之惟上之人教育之如何耳

黄曰菁莪詩蓋天子行禮於學校而宴飲之時則學者歌此詩焉成王樂與賢以持前日之功又樂得賢

以為今日之用又樂育材以為後日之用成王好賢之心無有窮已故其尊賢待士之誠亦無有窮已惟成王樂長育人材故天下亦樂與成王此如簫韶奏而鳳皇儀干羽舞而有苗格心之所感不能自已者文王之辟雍人樂之僖公之泮水人亦樂之故菁莪詩皆喜樂之辭成王之於人材其未成者養之其既成者禄之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而人材無有所遺有君如此則人情之喜樂如何耶韓文公舉是詩最為

詳備學者當自攷之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

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王容及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一反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御諸友炰白交反鼈畢列反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李曰六月之序總言廢興之由文武成康自鹿鳴之興至於菁菁者莪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於厲王

之世斯道埽地小雅盡廢此周之所以衰也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以其能興衰補弊以振祖宗之業也鹿鳴之詩雖廢苟能敦和樂之誠則鹿鳴其有不興乎皇皇者華之詩雖廢苟能行忠信之風則皇皇者華其有不興乎常棣之詩雖廢苟能充兄弟之愛則常棣其有不興乎自伐木以至於菁菁者莪莫不皆然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以厲王之世非其人則文武之政安

得而不息宣王以中興之主承厲王之業而有撥亂之志其人存矣文武之政安得而不興乎故六月之詩因四夷交侵之故而備言也唐孔氏曰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言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之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戒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此皆求馬於北牡驪黃之間不足以論詩也由庚之詩本在於南山有臺之下今乃列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

閒而不依於序者何也唐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如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時故下從其類夫詩之見存者其先後不可必其次第如常棣乃周公之詩而列於伐木之前已不可得而知況其亡者又安可得而知之乎姑闕之可也王氏又從而為之說曰序詩者進由庚於南有嘉魚之前而退南山有臺於崇丘之後何也蓋其說以為陰陽失其道理則是人君不能用道

人君不能用道則賢者亦必不安下亦必不得其所矣萬物不遂則是人君不能成物人君不能成物則必無賢者以立邦家之基矣此蓋附會其說以合此序不足取也設若倒其辭曰賢者不安則陰陽失其道理為國之基墜則萬物不遂亦何有不可以此知其說蓋出於附會不足取也六月之詩毛氏則為宣王自征王氏則以為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于大原鄭氏則以為獨遣吉甫王

不自行此說當從毛氏之說以為自征者蓋以下文載是常服為王載太常然常服只是有常之服不必作王之太常也棲棲毛氏曰簡閱貌王氏曰棲棲然而不静蘇氏曰棲棲不安也蘇氏之言為有據此正與論語丘何為是栖栖者同孔氏棲棲猶皇皇也則知棲棲蓋言其不安也六月盛暑豈是出征之時今也乃至於興師者以玁狁之難不安故飭其戎車也四牡騤騤然言四牡之盛壯也常服鄭氏曰韋弁服

周官曰凡兵事韋弁服蓋軍事之常服也熾盛也玁狁之盛我是用急以討之于鄭氏以為于曰也毛氏以經凡言于皆以為往當從鄭氏之說按左氏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其君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杜元凱以于為曰正與此同此章蓋言宣王命吉甫於六月之時出伐玁狁故我是以出師其所

出師者豈得已哉以王命之蓋將以正王國故爾比物四驪周禮曰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今乃比物者同力之馬也比此同力之馬不厭其同色也比物四驪言四驪之馬比同其力也閑之維則言其閑習之有法度也馬既閑矣而我服又成可以出征矣故曰于三十里也古者師行三十里故爾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天子命之出伐蓋欲其佐助天子事也四牡修廣修

長也廣大也顒毛氏曰大貌説文亦曰大貌則顒為大貌可知惟其四牡如此故可以伐玁狁而奏膚公也膚大也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此又言將帥之德如此兵事以嚴終固在於嚴也翼敬也既嚴而又翼敬其慎重如此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臨戎之事尤貴於慎重李廣之簡易不如程不識之嚴故以嚴為貴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言有嚴有翼可以成武事矣武事成則王國安得不定乎茹

度也言玁狁不自量度而整居焦穫焦穫地名今在
永興軍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
中也鎬方皆是北方之地名鎬非鎬京也涇陽乃涇
水之北織文鳥章鄭氏織徽織也鳥章畫鳥隼之文章
於其上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大車十
乘先啓其行以衝突于其前也此章蓋言玁狁不自量
度輒敢猖獗焦穫之地安然而居之以侵伐於中國
也其猖獗如此則不可以不征之織文鳥章白旆央

央言其旂章之盛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言其車馬之壯惟其車旂既盛而壯故可以征之也戎車既安如輊如軒此章又言車馬之盛也戎車既安矣從後視之則如輊從前視之則如軒言其調也佶壯也言四壯大而又閑習也惟其如此故可以伐玁狁至于太原驅逐之出境而已聖人之於夷狄一視而同仁豈有内外之别哉惟先王之法内中國而外夷狄然夷狄之民皆吾赤子也豈可若秦皇漢武窮兵黷武深

入不毛之地開疆拓境以快一時之忿哉此非先王之仁心也先王之於夷狄豈有意而征之其所不得已而征之者蓋以吾民廹於禍患不得不征之也惟其如此故於是稱美其將帥之德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此蓋稱美之辭也吉甫之爲將文武兼備則可以爲萬邦之法必不至於窮兵黷武也吉甫燕喜此又言吉甫之歸宣王與之燕而喜又多受其賞賜也其所以與之燕者以吉甫之爲將自鎬而歸其行役之

時日月甚久也然其燕也非特吉甫與焉又有及於
諸友也炰鼈膾鯉言其珍饌之多也侯誰在矣言誰
與於飲燕之列乃張仲之孝友如此則吉甫之所以
與友者無非賢者也觀吉甫之文武張仲之孝友則
周家得人之盛可知矣善於父母曰孝善於兄弟曰
友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禮記月令曰季夏不可以
起兵動衆令宣王乃以六月之時而出師者夫盛暑
流金爍石之時無乃毒民乎蓋六月而出師非宣王

之本心以玁狁之侵伐不得不然如此吾民困於夷狄之患不能自存而為人上者安坐而不救以為冬夏不出師則遠境之民實受其害矣豈人君愛民之心哉故必從權而興師也至於後漢竇憲以六月之詩而伐北狄唐太宗以四月出師至九月而還此豈夷狄之罪蓋出於一時之忿驅民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鏑之下其不仁如何哉以是知六月而出師有宣王之心則可無宣王之心則虐矣

黄曰嘗觀文武所經營之治與成王周公所以守文武之業者具載於小雅此如中庸之九經自修身親親尊賢至於柔遠人懷諸侯終始不可缺一一詩廢則一事廢事事廢則周道衰而為厲王之時此夷狄之所以侵而中國之所以微也夫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厲王之時小雅之詩非不存也惟舉是政者無其人耳宣王起而復振之明文武之功業而周道粲然復興六月之詩

因宣王北伐之事而備言四夷交侵以明其得失之跡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月令曰季夏不可以興師動衆今宣王以六月而北伐以爍石流金之時而驅民於凶器危事之地宜斯民之怨嗟而不樂為之用也今觀此詩而當時之民皆以為當然者予嘗論之東山之役以三年之久而人不怨北伐之詩以六月之時而人樂為用蓋致東山之役者非周公之本心也廹於三監之亂而不得已耳速北伐之師者非宣

王之本心也迫於玁狁之侵而不得已耳民人知其上之出於不得已雖三年而人不以為久六月而人不以為暴蓋人以為其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噫宣王以厲王大亂之餘而支玁狁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為計而今也四驪之馬則閑之維則四壯之馬則既佶且閑共武服者有其敬先啓行者有其車蓋其車馬之修器械之備非一日矣然宣王亦豈恃其車馬器械之盛而示威於夷狄哉于出征于三十

里未嘗有速進之心也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未嘗為深入之計也非宣王之君吉甫之將能若是乎詩人於末章言吉甫之賢而及於張仲之孝友以見吉甫之所與為友者如此則吉甫之為人可知此形容之至也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

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音條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

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

軝祈支反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音行

鴥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

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

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李曰宣王之時北有玁狁之患故北伐矣南有蠻荆之患故南征矣於北言伐於南言征者唐孔氏曰便辭耳此說是也按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以征為上伐下則征伐之義有不必辨焉芑之名有二穀也菜也豐水有芑孔氏則以為菜惟穈惟芑孔以為穀王氏於薄言采芑亦謂之穀按陸璣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脃可生食亦可以蒸為茹則是菜名也爾雅曰芑白苗郭璞

曰今白粱粟好穀也則是穀名也王氏皆以為穀不知何也徐安道亦從其説而曰毛氏以薄言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惟糜惟芑為穀要之三物皆穀爾蓋以惟糜惟芑故可為穀也薄言采芑豐水有芑不知果為穀果為菜乎詳觀此詩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則田中所生宜生穀也然未有采之者旣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不如闕之以俟博物君子新田菑畝爾雅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註曰

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而鄭氏坊記注則又曰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且當以爾雅為證孔氏曰鄭氏謂熾菑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于此菑畝又在于彼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竊謂不然蓋鄭氏好改字以傲載為熾菑故其說如此不可以取信也且如後世江南人多畬（音奢）田用此畬田之字其音不同劉禹錫詩曰何處好畬田團團漫山腹白樂天詩曰畬田有粟

何不啄江南人其法縱火拚蘆灰經雨下種歷三歲泉脈竭不可復種藝往往與周之時畬畝又別也觀此二句其說頗為難曉毛鄭皆謂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王氏亦以養成人材為說歐陽以毛鄭之意為迂疎而自謂宣王命方叔為將以伐蠻荊取之之易如采芑爾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菑畝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此說雖近於南征之意然其意與下文不

相應惟蘇氏曰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在於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及其采芑也則逸故宣王之南征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此說為近蓋宣王之命方叔為將而有師旅車馬故以此取喻言新田菑畝之中有此菜亦如宣王之時有此車馬之盛也涖臨也方叔臨而視之則具有三千之乘天子六軍六軍只有千乘今乃有三千鄭氏曰宣王承亂羡卒盡起此說不然故王氏曰其車三千蓋會

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先儒以為羡卒盡起非也蓋宣王承厲王之後能會合諸侯之師而其車有三千乘使其微弱如厲王之世安得復會諸侯之師如是盛乎桓王之時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其合諸侯之師但能備三軍之數況欲得三千之車乎故毛氏曰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孔氏則因其説而曰必言其强美者斯劣弱矣老

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宣王强美者斯為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此說為善蓋以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顯言宣王師徒之盛所以明前世之不然也師衆也干毛氏以為扞試用也言其士卒皆有佐帥扞敵之用不如程氏以為師干猶今云甲兵試肄習也方叔率止言方叔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其率而行則乘此四騏之馬四騏之馬又皆翼翼然而壯

此蓋言其馬盛也路車有奭此又言其車之盛也言其所乘之路車而有奭奭赤貌又有方文之簟以為車之蔽飾第蔽也車之所載又有魚皮以為矢服矢服即采薇所謂象弭魚服是也鉤纓盤纓也在膺則有鞶纓之飾又有鞗皮以為轡首之革而垂之言鉤膺則知所謂路車蓋金路也故唐孔氏曰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乘之者或方叔為同姓也中鄉鄭氏曰美地名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旂旐央央此言

旂物之盛也軧長轂之軧也考工記曰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也是為長轂約者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輪人曰容轂必直陳篆必正篆轂約也衡馬飾也錯衡者雜其文采於車之工也約軧錯衡而其車之行則又有八鸞之瑲瑲然而鳴孔氏曰錯衡不知何所用也然按荀子曰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知錯衡八鸞者皆以為耳目之歡也服其命服服其所受於王命之服也皇猶煌煌也如所

謂皇皇者華蓋言其鮮明也斯干之詩曰朱芾斯皇而繼之曰室家君王天子朱芾此言朱芾者蓋諸侯之服也故毛氏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有瑲瑲珩言其所佩又有瑲瑲之聲乃蒼玉之珩也鴥彼飛隼急疾之鳥也陸氏曰隼鷂屬一名雀鷹蓋迅疾之鳥戾至也鴥彼飛隼鄭氏以為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王氏以為鴥彼飛隼其飛戾天者言士卒之猛疾奮厲

如此亦集爰止者言士卒之服聽號令如此程氏則以為言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趨舍有節隼之疾急亦集於所止以興兵雖强盛用之有節而不過也蘇氏則以為隼之飛而至天甚迅疾矣然必集於所當止而後可用言士雖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此說未敢以為然蓋詩人但言士卒之猛如隼之飛而戾天今皆集於此士卒皆有奮厲之力今亦皆集於此而將用之也鉦說文曰鐃也鉦

人伐鼓者鄭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之爾此說是也陳師者陳列其衆也鞠誓也言誓衆也王氏曰陳欲廣故言師誓欲徧故言旅其意以師旅分衆寡且如陳師鞠旅可以分衆寡則班師振旅亦可以分衆寡乎此但便於辭耳顯允方叔既明且信之方叔而其伐鼓則淵淵闐闐然淵淵伐鼓聲也闐闐說文作從門從真蓋言其將戰則伐鼓以作士氣及其振旅也則闐闐然而氣盛猶有餘勇也蠢

動也言蠻荆蠢動而無知以小邦與大邦為讎元大也毛氏曰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必如此説但是方叔為一時之大老如趙充國曰無如老臣是也夫將兵而年少摧鋒可也安知大事乎如所謂口尚乳臭則安能禦敵哉故必元老而後可以壯其謀猷也惟能壯其謀猷故其南征也必執其可問者獲其有罪者而其所乘之戎車嘽嘽焞焞然而衆盛其聲之發如霆如雷此皆言有可畏之威如此

顯允方叔顯明允信也此末三句言方叔之爲人其威聲振動於蠻貊向者嘗伐玁狁而玁狁旣服矣今伐蠻荆而蠻荆安得不畏乎以此見方叔之元老威名素著於夷狄故夷狄之人皆聞風而服也如郭子儀之於回紇薛仁貴之於突厥聞二公之名固已先破其膽矣安得不服哉

黄曰予嘗讀采芑詩知天下不患無兵而患無將宣王當厲王之後兵威之不素振士卒之不素練車馬

之不素習若無可以支敵者今也宣王一興而謀臣勇士毛奮鱗集會諸侯之師而其車三千有不可勝用者若此如采芑者或取於新田或取於菑畝或取於中鄉雖其所不足之地而皆可獲焉新田者方成新柔之田也菑畝者始殺其草木之地也中鄉者至狹之地也而皆可以采芑特患耕之者無其人耳宣王雖繼亂亡之後而士卒之衆車馬之備者如此以方叔爲之將也故此詩言方叔涖止又言方叔率止

言顯允方叔又言方叔元老宣王得一吉甫而玁狁

自服得一召虎而淮夷自平得一方叔而蠻荊自畏

予請以是為擇將之說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

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戶戒反　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

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　駕言徂東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東有南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嚻嚻

五刀反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決拾既佽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李曰復古者復其祖宗之舊也即下文所謂復文武之竟土復會諸侯於東都是也宣王内修於政事然後外攘於夷狄也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

夷率服此舜所以服四夷之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
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於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
益之所以服四夷之策也向使不能內修其政事而
欲外攘於夷狄未有不為禍者也如秦皇漢武非不
服夷狄也然弊內以事外四夷雖困而吾民已不聊
生矣此攘夷狄之策必先於內修政事也此序言內
修政事外攘夷狄是按上篇而言亦猶魚麗之序先
承上篇而言文武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然

後方說本詩之義此序言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蓋按上篇南征北伐然後方說本詩之義也既能攘夷狄則境土自復也方其四夷交侵而中國微此境土所以日促也夷狄既已遠遁不近於中國此境土所以復也武王既得天下其境土之廣可知矣而乃兼言文王者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境土浸以充斥自文王始也既能復文武之境土猶能不忘武備以修車馬以備器械為念蓋除戎器以戒不

虞古之道也不然則如蕭俛消兵其禍豈小哉當時境土纔復而河北未幾復為賊陷以無武備故也復會諸侯於東都當文武成康之盛蓋常會諸侯於此其後微弱不能率諸侯以會東都之地至宣王中興遂能舉此廢典也東都王城也既會諸侯遂因而田獵以選車徒焉左氏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皆合諸侯之事也則知成王

之蒐與諸侯共之亦猶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言同蓋謂齊力也龐龐毛氏曰充實也車既攻矣馬既齊足矣四牡又充實矣此所以駕而往東都也王氏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三者非修政事不能致也致此三者然後能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按詩序所謂外攘夷狄蓋指上文而言其曰

復文武之境土而後繼之以修車馬備器械蓋謂不忘武備也非謂修車馬備器械以攘夷狄也孔阜程氏曰肥壯也甫草毛鄭之説不同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鄭氏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按左氏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則圃者鄭圃之名故爾雅曰鄭有圃田今鄭氏以圃為甫田固非其字又以甫草為甫田之草其説為迂當從毛氏説穀梁亦曰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芟草以

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此皆言田之制如此故此言東都之地有廣大之草就而田獵故於是駕而往狩也之子于苗四時之獵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今此詩既言行狩此又言于苗者孔氏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為冬獵名爾非宣王發意向東都歷冬夏也此說是也之子程氏曰猶云吾二三子指所任事者也選謂簡車徒也言

其軍常靜惟選車徒之時則其聲嚻然以見其非選車徒之時則常肅靜也敖地名左傳所謂師覆于敖前是也既選徒矣於是建旐於車又設旄於旐之首遂往搏獸于敖之下也駕彼四牡此章則言諸侯之來會也駕而來其四牡之馬又奕奕然而閑習赤芾金舄之服而與於朝會之列皆以爵之尊卑而陳列於其位次故以有繹言之繹陳也金舄黃赤色也決拾既佽此又言其射事之備也吳語曰一人善射百

夫決拾決鉤弦也拾遂也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佽說文曰便利也言當與手指相次比而後射得便利也弓矢既調鄭氏曰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既同蘇氏曰言無不善射故謂之同柴說文曰積也言獲禽之多而積於此也程氏曰衆射夫助舉見其多也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此言御者之良駕四黃而兩驂不相依倚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之良不失其驅馳

之法故射者發矢必中如椎破物也穀梁曰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正謂此也蘇氏曰不善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使御者不失其馳而其射者乃能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此說為盡然其說亦本於孟子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此言但聞馬鳴之蕭蕭旆旌之悠悠矣蓋軍之肅靜而不喧譁也夫軍士惡囂嚻楚師在陳而囂合而加囂識者知其必敗今其靜如此則其軍之整肅可知歐陽公詩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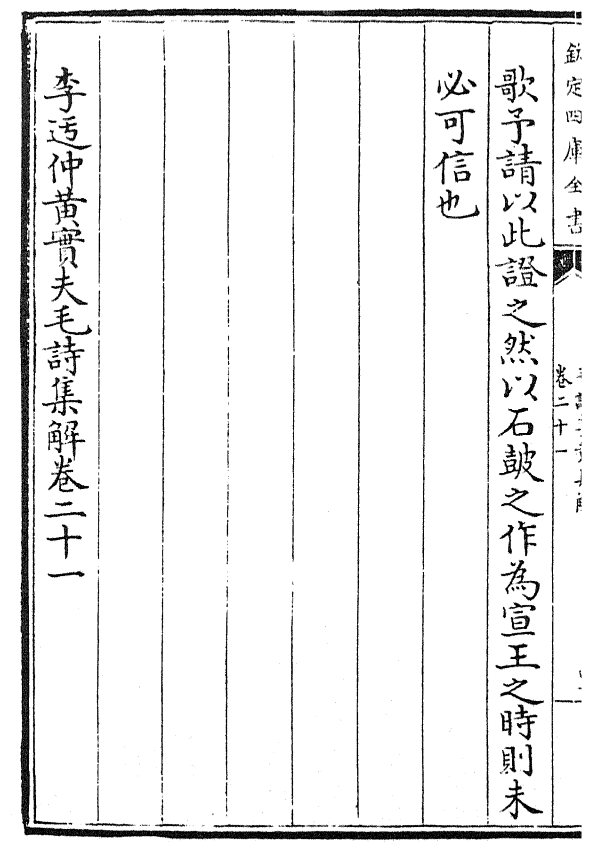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藩無事樂耕耘蘇東坡詩曰令嚴鐘皷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是倣此二句而作也驚猶儆戒也徒御不驚言其徒御不儆戒乎大庖不盈言其大庖不充盈乎大庖即禮記所謂充君之庖也有聞無聲毛氏曰有善聞而無喧譁之聲王氏之意亦與此同不如程氏謂師之行不聞其聲當從此説言其軍之静也允矣君子允與顯允方叔之允同言君子之明信故能如此展也大成展誠也言

誠哉功業之大成也車攻之詩八章其形容宣王之美可謂備矣旣見其車馬之修又見其器械之備與夫諸侯之服射御之良此詩人之善形容也如司馬相如上林之賦蓋傚此詩而作然其言倍於車攻之詩其長數十倍其所述人君之德比車攻為何如哉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以車攻詩與上林賦觀之則詩人辭人之别焕然矣

黄曰予嘗因車攻之詩而為之說曰武帝窮兵於四

夷既服之時蕭俛叚文昌銷兵於兩河甫定之初其
失均也武帝獘內以事外不治中國而治夷狄夷狄
雖困而吾民亦與之俱獘此不知內修政事外攘夷
狄之說也蕭俛之徒知幸安而不知遠慮故境土之
復未幾而河北已為賊有此不知修車馬備器械因
田獵而選車徒之說也宣王之於夷狄彼未服而不
忘其在我之自治彼既服而亦不忘其所以在我之
自備修政事以攘夷狄除兵器以戒不虞何宣王之

能自治也方是時文武之功業已明於天下文武之境土已入於版圖若可以自逸矣田獵一事宣王必因之選車徒焉則宣王之田獵豈若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者哉嗚呼厲王之時諸侯不朝宣王復興諸侯畢會其中興之功何盛歟韓文公作石鼓之歌曰周綱陵夷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劒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韓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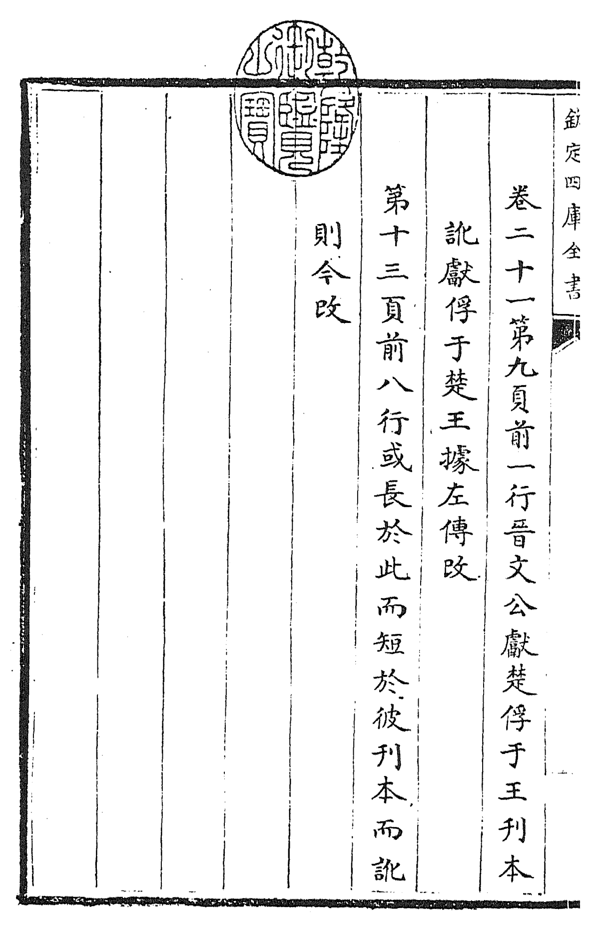
歌予請以此證之然以石鼔之作為宣王之時則未必可信也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二十一

謹案卷二十第二十五頁後八行然陸元恪乃謂鱨魚之有力而解飛刊本元恪訛士衡攷作毛詩草木蟲魚疏者陸璣字元恪士衡乃陸機字或訛璣為機因并改元恪為士衡並誤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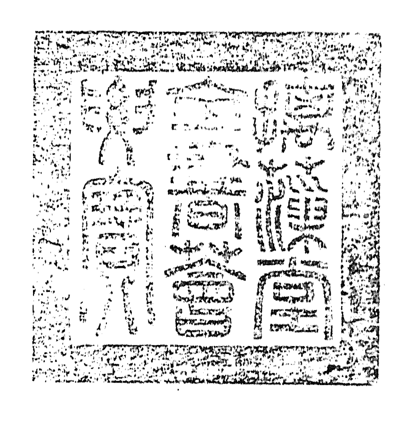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頁後八行此詩言得賢刊本詩訛謂今改

第三十四頁前二行詩言山有杞樹檖有六駮按當作山有苞櫟隰有六駮



卷二十一第九頁前一行晉文公獻楚俘于王刊本訛獻俘于楚王據左傳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或長於此而短於彼刊本而訛則令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貢生臣郭棣泰

謄錄監生臣王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二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毛詩集解卷二十二

宋 李樗黄櫄 撰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驕反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李曰周宣王既慎於細微之事又能以禮接於臣下莫不備盡其誠心以奉上也此皆據此詩中而言如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慎微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接下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戊者剛日也日之吉也外事用剛故選以剛日之吉孔氏曰日有剛柔馬有牝壯將乘壯馬故選用剛日故言維戊也此說非也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故毛

氏亦以伯為馬祖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曰馬祖天駟而孝經説曰房為龍馬孫炎曰龍為天馬蓋房星是天駟則馬祖者是房星也既伯既禱者言於馬祖之處而祈禱焉宣王之田獵用馬之力以田獵故禱於馬祖以求馬之壯健焉皆所謂慎微也其田獵之車既好矣其四壯又盛大矣王於是乘之升彼大陵之上以從逐其羣醜也鄭氏以為醜衆也蘇氏以為類亦是衆之意爾雅曰槐

棘醜喬桑柳醜條椒榝醜荥桃李醜核皆是以醜爲類此言從其羣醜以見其禱馬之效也吉日庚午旣選戊午之剛日以禱馬又選庚午以擇馬差擇也獸之所同同聚也言獸之所聚則有麀鹿之麌麌衆多也麀說文爾雅以爲鹿之牝也麌麌毛氏曰衆多也鄭氏曰麕牡曰麌麌麌復麌言多也鄭氏所謂麕牡曰麌亦本於爾雅蘇氏則從毛氏之説王氏則從鄭氏之言然按其文勢當從毛氏之説説文於此作從口從

虞言相聚也其字雖不同其意與毛氏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言此獸乃自漆沮之水驅之以至天子之所也漆沮水名也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明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又非河南之洛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言視彼中原之地禽獸大而且有孔氏於漆沮之從云上

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言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儦儦說文曰行貌俟俟說文曰大也言其行而儦儦又且大而俟俟也或羣或友言其或三而成羣或兩而成友於是從禽獸者悉皆率之以進或左或右以燕天子也乃與駟驖之詩所謂奉時辰牡之意同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發矢而中彼小豝又殺此大兕殪壹發而死兕爾雅曰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此獲禽獸者

且以御賓客而酌醴也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左氏曰王享醴命之宥享之有禮是天子之飲酒也夫田獵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二曰賓客即此所謂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也三曰充君之庖即車攻所謂大庖不盈也天子之務一日二日萬幾其事之多如此而乃留意於祭馬祖者疑若區區於細務也蓋事之小者猶能如此則其大事可知也宣王中興當是時如命相如擇賢錫諸侯如遣使者皆國家大

事無所不盡其善蓋事之小者猶如此則事之大於禱馬者宜其無所不慎矣及其末年則籍田之禮可行而不行料民之舉不可行而行如白駒黄鳥之詩言賢者退而窮處不得其所事之大者猶如此則其細事可知矣人之勤怠不同如此方其勤於始也兢兢業業雖小事而必慎及其怠則心驕而意侈雖大事亦有所不暇焉故以吉日之詩觀之則可以見宣王之勤於治故詩人作此吉日之詩蓋以見宣王之

慎微也如翼奉之說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以其說徇於陰陽既迂且陋遂使詩人之意寖失可勝歎也

黄曰細行之不矜則足以爲大德之累小物之不勤則不足以爲修德之至故小毖言嗣王求助而注曰天下之事謹其小夫觀人者當於其微者觀之宣王能謹微接下則無所不謹也吾於謹微之二字而見

宣王之小心如文王使其能謹終猶始則尚安得有白駒黄鳥之刺也哉然謹微接下質於今日之詩而無所見説者乃以為將用馬力而先為之禱祭馬祖又為擇其吉日此謹微也以御賔客且以酌醴此接下也夫卜吉日祭馬祖皆田獵之常事宣王所以謹微者豈獨此一事乎作詩者述其一時之事而作序者謹其平日之所為予以為此序如天保之序天保下報上之詩也而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吉日羣臣

從宣王田獵之詩也而曰謹微接下學者當於言外之意求之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

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李曰厲王之世政荒民散民皆不得其所宣王中興始能勞之來之還定之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則足以見天下之無窮民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蓋言衰亂之世富者猶可而貧者尤可哀故為政必本於此如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之四者則宣王之中興亦豈外是哉伊尹之相湯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推而納之溝中

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然後為之至故鰥寡無不得其所然後可以為中興之盛也大曰鴻小曰鴈鄭曰鴻鴈知避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而就有道歐陽公不從其説以為上下文不相貫遂謂遣使奔走於外如鴻鴈之飛其羽聲肅肅然而勞其體也王氏亦以鴻鴈比使臣其説比於鄭氏為優此章蓋言使臣廵行於邦國如鴻鴈之飛集於野以見恩意及此可憐之人則以鰥寡為甚哀也鴻鴈于飛集于中

澤此言使臣既至招還流民爲之興築其垣墉而百堵皆同時而起言趨事也堵者五版爲堵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計爲民興築也民固勞病而其終又有安居究窮也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歐陽公以哀鳴嗸嗸爲使臣之自訴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矣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而爲驕奢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人之所甚憚者有二

曰土功也曰征役也先王之世乃能使斯民樂趨於土功若靈臺之詩樂趨于征役若出車之詩者蓋知上之人勞我以土功之事者乃其所以安我也驅我於干戈之事者乃其所以生我也故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自其始之勞民而言宜若使臣宣驕自其終之安宅而言則謂使臣如是之劬勞而其終乃安蓋用人者當求其後效也後世之使臣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廹郵傳折辱守宰公私

煩擾民不聊生如此之類然後可以謂之宣驕鴻鴈使臣奚有是哉

黄曰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故堯之治必至於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而後為極治伊尹之相湯必欲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而後為無愧宣王安離散之民而至於鰥寡無不得所詩人所以深美歟鴻鴈一

詩蓋美宣王勞來其民而流離散徙者今得其所居
也先儒皆以為宣王遣使奔走於外故以鴻鴈之疾
飛比使臣之勞苦夫此詩之序最為詳悉而初不言
遣使臣之事則先儒之說無乃費辭乎陳少南謂鴻
鴈隨陽轉徙初無定居飛集之勞無如鴻鴈者故詩
人以為鴻鴈不安其所而飛也其羽急疾民之不安
其居而征行也其力劬勞宣王矜此可矜之人而哀
此可哀之矜寡鴻鴈之飛而集乎中澤則為得地民

之歸而作室則為得所書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是鴻鴈集于中澤之時也其末章則見宣王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此章以為維此哲人命我以劬勞而成安居之業若彼愚人之不恤我者則命我以宫室臺榭淫侈之事而已予請從少南説嘗觀大王遷岐而斯民從之以營宫室之事百堵皆興而鼛鼓弗勝衛為狄所滅之後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宫室可謂勞矣而斯民皆樂為用葢以為彼之勞我者所

以安我也鴻鴈卒章亦是此意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止今反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於良反　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之世反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　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祈

李曰夫宣王勤於政事又以箴其太過故此詩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也箴以救王之失如醫者之治疾

也嘗觀於詩如祇之詩曰刺淫泆又曰美反正是刺之中又有美也此詩既言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是美之中又有箴也蓋詩之不可一體而求如終南之詩美襄公又曰因以勸戒之常武之詩既曰美宣王又曰因以為戒是美之中又有戒也正此之類夜如何其夜未央此一章美宣王之甚勤然終不可以久也故二章則曰夜未艾言己不能於夜未艾之時而設庭燎也至於末章又曰夜鄉晨言又不能於夜鄉

晨之時而設庭燎也夜如何其夜未央宣王之始也
其聽朝之時則問曰夜如何其當夜未央之時而已
設庭燎則其勤可知也未艾毛氏曰久也王氏則以
為夜未及盡也蘇氏則以為將盡程氏則以為向盡
如王氏蘇氏則又為艾字按左傳昭元年秦后子曰
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絕也則艾為盡意當
從王蘇程之說夜未央未艾皆言其尚早也庭燎之
光言夜未央之時已設庭燎而有光矣庭燎者設百

燎於庭待諸侯也周禮司烜氏曰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樹於門内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僭天子也惟其齊桓公庭燎之百為僭天子之禮則知古者之設庭燎用百蓋天子之制如此將將鸞鈴之聲君子指諸侯也言設庭燎之時諸侯皆至故聞其將將之鸞聲也晣晣明也噦噦毛氏曰徐行有節也此蓋言宣王之勤待諸侯皆至故聞其噦噦之聲如此然終不可久

也於其終向晨而朝焉晨曉也向晨而朝禮之正也輝光也言觀其旂則天既曉矣故見其旂也向者夜未央之時而視朝諸侯之至但聞其鸞聲而不見其旂今則既曉而朝故可以見其旂矣

論曰孔子曰君昧爽夙興而正其衣冠平旦視朝視朝必在於平旦之時也未旦之時而朝其志可謂勤矣然不可以為常也晉靈公將使鉏麑殺趙盾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歎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夫盛服而朝雖早不失為恭敬之
至則於未央之時而設庭燎亦不害其為勤也何者
蓋猶愈於日晏視朝也然常人之情多鋭於始而怠
於終走者之疾不二里而止行者之遲千里而不止
其進鋭者其退速此常人所不能免也今宣王不能
用視朝之常禮鋭意太過而其終必不能守常而將
怠矣然則君子之所行當以守常為貴
黄曰周公思兼三王而坐以待旦孔子好學而終夜

不寢宵衣旰食人君所難而早朝晏罷者惟勤於政事者能之晉靈公使鉏麑殺趙盾盾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然則宣王之勤美之可也而又奚箴曰慮其有始而無終也天下之理其進鋭者其退速而過於勤者必繼以怠詩人愛君之深而全君於無過之地故曰美而箴之始曰未央中曰未艾終曰鄉晨其意微矣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李曰規者正員之器作此詩以救正其君亦猶規之正員也沔毛氏曰水流滿也鴥疾也此皆詩人之取喻言沔焉流滿之水當盡朝於海喻天下之諸侯當

盡朝於天子今則不然如鴥彼之飛隼載飛載止飛
以喻其來止以喻其不來其來不來如此則以見諸
侯有離散者嗟我兄弟兄弟謂同姓之諸侯也邦人
諸友謂異姓之諸侯也鄭氏曰我同姓異姓之諸侯
汝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汝誰無父
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歐陽公不取其說以謂序言
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今考詩文及
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

及宣王也蓋箋注未得詩人之本義爾如蘇氏說亦是歸罪於諸侯故當從歐氏之說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又規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毛氏曰放縱無所入也王氏以湯湯為無所歸皆未得見詩人之本意孔氏曰水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亦傅會其說恐非也蓋其流湯湯亦是其流赴海之意與上章同載飛載揚亦是

無所止也蹟循也言念諸侯不循我之法度我心憂之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弭止也鄭氏以載起載行爲諸侯妄興師出兵非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亦是作詩者憂之歐陽以爲諸侯不循王之法度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懐來之也此亦非也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竊以此詩而詳觀之蓋是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

言駪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言諸侯之循法度亦猶飛隼之率中陵也不可以讒之故而遂疎之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言當懲之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諸侯敬王如此讒言其興可信乎

論曰如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於東都則是厲王之世不能會諸侯而宣王中興乃能會之也宣王之始會諸侯必有以致之也至於此乃不能會之雖諸侯不至之罪必有以致之者宣王當以始之時而思之

始也能朝諸侯而終也不能必有以也如齊威王嘗率諸侯以朝周威烈王崩齊後往周王怒之是時諸侯不朝而齊獨朝之周乃怒之則不朝者得以為辭矣今朝宣王者既困於讒言則不朝亦有辭矣此所以不可不規之也

黄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之興諸侯之會者千八百國諸侯之於君豈有不朝之理哉水之必朝於海猶諸侯之必朝於君厲王無道而諸

侯不朝宣王中興而諸侯又執玉帛而至矣竊意宣王銳於責治以法律御下而洪人之度有所未優故詩人作詩以正之焉如漢景帝時七國反不得已而殺晁錯至武帝時大臣議者多冤晁錯之策務摧抑諸侯中山王來朝上置酒王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乃厚諸侯之禮加親親之恩焉詩人之意亦欲宣王無念前日諸侯不朝之罪而遽責之也盍亦自反而已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李曰正義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其所未知孔氏此言蓋以見規誨之義然以求賢為教所未知則不可宣王之始固嘗任賢使能矣至其末年寖不克終

故好賢之心少怠宣王非不能求賢也特其心已弛矣詩人之意葢以宣王之心不能愼終如始日復一日恐入於大患故箴之末已而又規之規之末已而又誨之誨之者敎之也不必以敎其所未知爲言也詩之體不一有以首章一句皆以鳥獸草木取興而其下便序己意者如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先言鴻鴈于飛取興也後言之子于征序己意也如此之類可以易求詩人之意有連四句皆

以鳥獸草木取興如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前既言沔彼流水次又言鴥彼飛隼而其意以流水喻諸侯之朝王以飛隼喻諸侯之不來則其詩意似難曉矣然其詩皆言朝王之事故可以知其為朝王之詩也至於鶴鳴之二章十八句皆是取興殊無一句推序己意故其詩最為難曉其詩者正如淳于髡與騶忌子之相與荅問其問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則荅之以為何如又

問曰弓膠漆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䟽罅則荅之以為何如又問狐裘雖敝不可以補英狗之皮則荅之以為何如則古人之詩而欲以私意求之千載之下可謂難矣觀諸儒之説此詩毛鄭則專以求賢之事王氏則謂既誨王以修身又誨王以致人又誨王以尚賢辯不肖又誨王取於人以為善一詩之中分為四意今此詩既不明序己意難以斷其是非今且從毛氏之説也皐澤也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譬賢者之野處而聲譽振於中外也王者無謂隱而難求也蓋物無隱而不彰事無微而不著有其實者名必隨之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古之君子身雖隱矣而名未有不著者若以其身之隱遂不求而弃之則版築之下不可以求傅說莘野之中不可以求伊尹爾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此言魚之性無常寒則藏於淵温則見于渚譬如賢者在治則見在亂則隱惟在人君之如何耳不可

不知之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蓋言人之樂於園者謂其上有檀而下有蘀木小大各當其任譬人君之用才大才則大用之而待之以不次之位小才則小用之而以次遷之焉言無所不用也他山之石至賤而可以為錯也錯說文曰礪石也言石之至賤而可以攻玉世世未有無用之物也人才亦猶是也漢王符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衣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長以致其

力正此詩之謂也下章之意亦與上意同穀楮木也

黃曰鶴鳴一詩說者不一蓋其序特言誨宣王而不言所以誨宣王之事是以說者無所底止或曰誨其用賢也或曰誨其修身也予以為詩人責宣王之用賢而因誨之以修身之說二者一說也古者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君不能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暗室屋漏之際或失一節而賢者不為之用檜之君臣逍遥遊燕而大夫去之昭公好奢而君子去之孔

子之行非謂燔肉也為女樂也故詩人以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戒宣王謂天下之理未有隱而不顯微而不彰者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吾君勿謂宫闈之祕門掖之阻而田野之間不聞知也此亦如鼓鐘于宫聲聞于外之意其下則言賢者之去就視其君之賢否故復以如魚之潛躍園之有草木者以為喻至其終則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詩人自

謂也他山之石可以錯利器可以攻美玉則吾之言豈不足以為君之誨乎嘗觀中庸之書必始於謹獨之學親親尊賢之道自修身始然後知此詩修身用賢同意也

祈父音甫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李曰毛氏曰祈父司馬也鄭氏遂引尚書曰若疇圻父按左傳襄十六年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其字用酒誥若疇圻父之圻字則知鄭氏之説有據謂之圻父者掌封圻甲兵也昭公十二年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元凱注曰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則祈父周司馬明矣此詩蓋言六軍之士深怨宣王之時司馬不得其人以至於敗故責司馬之辭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何為貽我憂恤使

我無所止居乎爪士爪牙之士也蓋此皆是王者宿
衛之士也底止也左氏曰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亦是
有所止也亶誠也祈父亶不聦言祈父誠不聦慧矣
使我轉於憂恤之地不得以養其父母乃令其母為
父陳饌食之具自傷不孝於親也
論曰此詩之意正如魯人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
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
使我敗於邾敗於邾而責臧紇則此敗而責祈父明

矣按國語曰三十九年宣王戰于千畝敗于姜氏之墟先儒引此以證是詩夫敗于姜氏之墟者宣王之罪詩人乃以責祈父者蓋謂祈父不稱其職固為可罪而任用祈父者亦不能無罪正如敗於邾者侏儒之罪而侏儒是使者亦不能無罪故詩中責祈父而序以為刺宣王也　黃講闕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

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李白馬五尺以上為駒皎皎潔白也縶説文曰絆馬也維繫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以白駒為賢人之所乘恐未必然王氏曰

皎皎白駒以況其潔白之賢人此言爲當但其下繼之曰馬臣道也爲其未縶維也故稱駒焉此則鑿矣蓋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苗我當縶維而留之且以永今朝也言賢者茍肯食君之禄我當留之且以延朝夕也賢者之用於朝其所施設便可以慰國人之望如孔子爲政七日而誅少正卯其功大矣然亦必用賢可致治則所謂以永今朝者果何補哉蓋國人欲

留之而不可得故其辭如此所謂伊人於焉逍遥鄭氏曰今於何遊息乎此説於焉逍遥則可下章於焉嘉客則此説為難行蘇氏曰逍遥不事事也雖逍遥猶愈於去耳此説亦非詩人之意但欲賢者逍遥於此而已藿亦苗也夕亦朝也此皆是上章之意嘉客上客也亦欲為嘉客於此而已賁毛氏以為飾鄭氏以為黄白色王氏以為賁奔程氏以為賁然光彩貌當從程氏之説皎皎白駒欲其賁然光彩而來也爾

公爾侯毛氏曰爾公邪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其意以為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此說為陋王氏曰言我遇賢人之紓也亦未必然詩人之意蓋謂賢者為公侯以其有王佐之才也才者逸樂於山野之中而無還期也慎爾優游蓋言賢者不肯留乃相戒以優游逍遙也上章則欲其逍遥此章則以優游為戒也勉爾遁思思者助語也程氏以遁思為思其肥遁皆過為之説也蓋賢者相勉

以遁去於山野中也自愛之辭也蓋上章既言留賢者此章則言賢者不可得而留也皎皎白駒至而有遐心上章既言賢者不可得而留無可柰何但欲其無惜音信耳言賢者如皎皎之白駒不肯食場苗在彼空谷甘於生芻然其人乃如玉之潔也蓋言賢者雖貧賤而其德可寶也既不可留猶欲聞其音問故告之曰無惜爾音信當有音信通其好而無遠我之心也

論曰黃魯直太史嘗曰飛黃騄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塲苗蹇驢長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塲穀之美也賢者豈不知芻不美於塲苗哉然甘心於貧賤者必不得已也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夫賢者之仕非不汲汲也聞有道之主則相率而自來何待於縶維之哉惟其遇不逢時則翕然而去國人雖欲留之不可得也接

淅而行猶以為緩也況欲留之哉遵大路之詩摻執子之手摻執子之裾摻執子之袂猶且不能留賢者非固拒之也是必有大不忧者不能奪其情也故人君不可不慎也

黄鳥刺宣王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黄鳥黄鳥無集于

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李曰黃鳥之詩無序故說者不同毛氏則以為室家相去之詩王氏蘇氏則以為賢者不得志而去之詩今考其文王蘇之說為優當從其說集說集穀而啄粟者黃鳥之所欲也亦猶仕於王朝而食君之祿賢者之所欲也今告之曰黃鳥黃鳥不得集我穀而啄我粟亦猶告賢者曰不得立王之朝而食君之祿則

其訑訑然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可見矣故賢者亦遠適而去之以為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也穀禄也與邦有道穀之穀同言不肯待我以爵禄也既不以爵禄待我則當必有去志矣故不遠言歸而復反國之族焉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亦同上意不可與明言其不可與之明言也不可與處言其不可與之同處也夫賢者難進易退上既有拒我之心其道且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安能講明國事而同

處哉

論曰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願立於王之朝矣宣王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如山甫如韓侯或為將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如吉甫如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玁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好賢之心寖懈如山甫號文公之徒諫既不行言既不聽則小人乘閒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既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

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黃鳥之詩處賢者而不可與處則宣王之晚節較其昔日用賢之時固已霄壤矣唐明皇即位之初姚崇宋璟用事一時人才藹然而至及其晚節末路李林甫用事而在朝者乃庸回闒茸之徒無復有賢者矣以是觀之宣王明皇所為攷其始而較其終其不同如此則知中興之君其處心不可不謹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方末反)其樗(勅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勅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李曰我行其野之詩亦無序不言其刺之之由故說者亦不同鄭氏則以為弃其舊姻相怨之詩蘇氏則以為甥舅諸侯求為卿士而不獲之詩王氏則以為民不安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恤之詩然以

詩中文意反覆而攷之鄭氏之說為長詩曰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則舍其舊而新是謀其義明甚鄭曰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時甘棠詩曰蔽芾甘棠以甘棠之木而召伯舍其下則非小木也其曰蔽芾乃大樹之蔽芾能蔽風日也此言蔽芾其樗亦是樗木蔽芾然可以蔽風日非始生也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立之路旁匠者不顧則

樗乃惡木也蓋言我行於郊野之中雖得惡木然其蔽芾亦可休息今也乃弃於夫家如此則惡木之不如也遂惡菜也陸元恪曰今人謂之羊蹄蓄亦惡菜也以惡菜猶可采而食而今夫家弃我如此則惡菜之不如也孔氏曰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惟得蔽芾然樗之惡木據下章言采其蓫方是采可食之菜上章言蔽芾其樗則非取可采為義王氏曰樗惡木也尚可庇而息此説為長昏姻之故言就爾

宿蓋言本以昏姻之故是以就爾居而為室家今也乃不我畜必當復反之於邦家而已新特毛氏曰外昏也鄭氏曰新外昏特來之女也徐氏特言其寡與蘇氏曰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徐氏之説固不足取蘇氏以為匹字得之矣而曰大臣君之匹則非詩人之本意鄭氏以為新外昏特來之女則又失之矣今當從蘇氏之訓而兼用鄭氏之義柏舟曰髧彼兩髦寔維我特特匹也言共伯乃共姜之匹與此詩求爾

新匹之匹同則是舍其舊而圖其新失夫婦之道可知成不以富成當作誠字誠信之誠論語舉此詩其字作誠則知成字當從言也求爾新特蓋其當時必棄其舊姻之貧惟富者之求雖曰求其新特誠不足以為富適足以為異也

論曰漢光武嘗欲以湖陽公主妻宋弘後召見弘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使人人而知糟糠之妻不下堂則何以富為哉況其富者又不足以為富而乃安然為之蓋亦未之思也詩人之作如文武成康之詩有美詩而無刺詩幽厲之詩有刺詩而無美詩惟宣王之詩美刺兼備蓋其始勤終怠一人之身所為若二人故美刺之詩兼備焉讀六月崧高雲漢之詩觀其愛民之心惟恐其不至用賢之志惟恐其不及雖未及文武成康之盛蓋亦庶幾焉及其此心一怠至於王化寖微賢者退處

王師傷敗如兔爰之詩乃兔爰之時也而宣王祈父之詩類之賢能退處如遵大路之詩乃遵大路之時也而宣王白駒黄鳥之詩類之室家相弃如谷風之詩乃谷風之時也而宣王我行其野之詩類之此皆衰世之所當然而中興之主乃爾然後知人君之用心不可一日而自懈自弃也　黄講闕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二十二